

乡路上的拖拉机手

□田耀东



小倪开着十二匹手扶拉机在打谷场转圈的时候，整个村子都轰动了。

一个生产大队就一辆拖拉机，小倪是我们生产队的。没做机师前，天和我们混在一起上树下河，别提有多哥们了。

他原来是准备去当空军的，体检前对我们说，我要是开了飞机，就把飞机停在村口的打谷场上，把你们都装到天上去转一圈。他后来没通过体检，却进了机师培训班。

那天，我们生产队的七折头全都站在拖斗里，像举行阅兵式的检阅队伍。上不了车的姑娘们，站在粉红的桃花下，朝着小倪笑。

十二匹的新车，红色的机头，草绿色的拖布，烤磁铮亮。像蚂蚱，像直升飞机，轰隆隆地开上了油菜花盛开的乡路。小倪歪斜在咯屁股的硬塑料驾驶座上，轻轻一拉油门，轰隆隆，车肚皮下冒出一股黑烟，车子窜出去十几丈远，吓得乡路上拉芦柴的老牛赶紧避到油菜花里去了。我们把小倪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常州，武进，十二匹，柴油机，这几个词语，从此进入我们的生活。拖拉机像小倪一样年轻，像小倪一样光芒四射。小倪十八岁，前年还和我们同挣七个工分，是成年人的七折，简称七折头。现在忽然当了拖拉机手，连生队长，大队长都要敬他三分。

十几个生产队，就这么一台机器，谁可能有用机器的时候，开车就小

倪一人。那些月黑风高的夜里，赤脚医生陈妹背着红十字药箱，小倪开着拖拉机，主任的爹，队长的娘，军属肖哥的临盆难产女人，都是他们两人一起送到乡卫生院，才捡回一条命。“如果迟到了五分钟……”医生擦着额角头上的汗说。

小倪当了拖拉机手就脱产了，脱产的小倪和脱产的大队干部不一样。大队干部是小白褂子大草帽，推着自行车到田头地尾转转，大老远就喊——社员同志们，你们辛苦了！小倪是闷声不响，只要听到机器的轰鸣声，就能找到小倪。

元麦脱粒，高高的麦垛堆得像山一样，机器从一队到二队，从十七队到十八队，日夜不停地轮转轰鸣。转到我队打麦的夜晚，小倪都累得快趴下了，对我说，我到那个麦垛里去眯一会儿，你替我留个心，冷却水的红色浮标沉下去了，你替我加满水。他钻进麦垛就睡着了，直到抱麦人把他从麦垛里挖出来。领上、耳朵里，麦虫在快乐地蠕动，麦芒刺了一身他都不知道。他伸了个懒腰说，睡得真香！我已经十天没睡了，到自己队放心睡会儿。

机器脱粒，极大地加快了脱粒速度，从此告别了用竹枷打麦、用人工掼麦，麦子再也不堵在打谷场上淋雨发青芽了。元麦脱粒完成后，机器就放置在机房里带动粉碎机磨麦粉、磨玉米

粉。机房建在四岔路口，粉碎的时间都是早中晚，田里收工了才扛着一袋麦，一袋玉米籽去加工。

逢年过节蒸糕做圆子，打粉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。小倪眉毛头发雪白，眼一眨就掉白粉。都说小倪好，即使再忙，机器的漏斗也是开到小档，这样打出来的粉，细粉多，粉渣少，做出的麦面饼好吃，蒸的银玉米糕又糯又软。

小倪做了机师，我们都沾光。粮食放心地交给他，他粉碎好了给我们带回。机器打粉几年后，黄牛拉磨的磨坊关门，家用小石磨用来压了咸菜缸。

机房用专机粉碎后，大队又培养了一个机师，小倪用拖拉机跑起了运输。去窑厂装砖瓦，去供销社拉化肥、卖棉花。去粮库交公粮，卖油菜籽。去煤粉厂送煤炭，拉煤球。去河堤工地送柴草、送粮食。整天东奔西走，风尘仆仆。

小倪对拖拉机进行了改装。驾驶员的车座加长加宽，用铁皮敲了向前突出的车罩，小雨小雪穿着雨衣就不会湿透全身了。

拖拉机系上红丝带装嫁妆。戴上大红花接新人。红旗飘飘送参军的大牛。吹吹打打去送葬——走的人睡当中，送的人坐四圈。加上木栅栏去卖肥猪，然后去河边冲洗。

陈妹是小倪用拖拉机娶来的。那天，陈妹围着红丝巾，端坐在小倪的身边，脸比丝巾红。车斗里是陈妹的嫁妆，一只马桶箱，一只小银柜，一张五

粉。机房建在四岔路口，粉碎的时间都是早中晚，田里收工了才扛着一袋麦，一袋玉米籽去加工。

拖拉机最难熬的是冬天。那时已经全民经商了。市场活跃，连老人都在摆摊。货物在县城进，小倪清早就用热水浇水箱，用黄纸媒点火塞进油孔摇机器，直摇得气喘吁吁、大汗淋漓机器才热起来。轰隆隆的机声响起，所有乘车人才笑了。

小倪的旧军大衣沾满油墨，就这样缩在军大衣里开车。一车人哆哆嗦嗦地蜷缩在车斗里，包车向县城进发。浓霜遍地，寒风刺骨。

进货像索药，这里拿箱肥皂，那里拿箱粉丝，到一处停一处，停一处摇车一次，直到车子装满，太阳也落到河里去了。

一车人再挤到车里，挤不下就吊着扶着，和小倪挨着靠着，只要小倪能开车就行。车里都是小倪的兄弟们，小倪的叔叔婶婶，小倪的寄爷寄娘。

小倪的腿冻成了关节炎，小倪的脸冻疮累累，直到桃花开。

“天目山”三轮车、金龟子小三轮，跑满大街小巷后，小倪失业了。

小倪没有与时俱进。

乡路上再也看不到一辆运输的拖拉机，也很难从小倪佝偻的腰和老寒腿上想起他当年的雄姿。

江海采风

龙抬头
袁建报

寻常巷陌

入了心的风景

□丁晓梅

千年古镇朱家角，位于风景如画的淀山湖畔。这里遍布原汁原味的古桥、古庙、古园、古弄，还有保存完好的明清老街、老宅、商店和大清邮局。年轻时追过的言情剧《情深深雨蒙蒙》和数十部电影、电视剧曾在这里取景拍摄。早春，我和家人一起探访神往已久的古镇。

江南的古镇，河多桥多古巷多，天生就带有一份舒适惬意、飘渺婉约的意韵。淳朴娴雅的民风和古意盎然的街巷相得益彰。徜徉在悠长的石板街，粉墙黛瓦的旧式民居，雕花木窗的茶楼，犹如行走在徐志摩的诗行中。36座古桥星罗棋布地散落在河港交错的水面，有着“长桥复短桥，曲径通幽处”自成一体的禅寂之美。站在放生桥上凭栏俯瞰，尽览古镇全景。极目眺望，一侧是逐渐开阔的淀山湖水域，一侧是像血管一样流淌于古镇内的条条支流。四通八达的水网，便利的水运交通，绘就了古镇昔日的繁华漕运图。

放生桥是朱家角的地标，是长70米的五孔石桥。始建于明隆庆五年，距今有四百多年的历史，造型秀美精巧又不失恢宏大气，被誉为“沪上第一桥”。让我感到神奇的是，桥两侧石缝里竟有八棵树凌空生长，最高的已高出桥栏三米多。据当地人介绍，全都是石榴树，而且年年开花结果。石榴，冥冥中暗合了“石留”的祈愿，即石桥永不倒塌，永久留存，真是个美好的寓意。这些或是鸟所为，或是风所赐的种子，不知何时落在窄窄的缝隙里，饮雨露，临惠风，沐阳光，拼搏中一寸寸生长。日复一日，几度寒暑，如今已是枝繁叶茂，遒劲密匝。游客纷纷驻足欣赏这桥树交融的奇景，由衷喟叹生命的刚毅和柔美。树因桥生存，桥因树而生动。可以想象，五月的放生桥像一幅水彩画，石榴树用榴红叶绿涂抹生命的原色；深秋十月，小灯笼一样的石榴硕果满枝，水波树影，相映成趣。八棵石榴树随着岁月更迭，将更加枝繁茂，葱葱高大。若干年后，放生桥将被装扮成一座绿色廊桥。石缝里的石榴树，在绝境中依然不失立足天地的倔强与勇气。有睥睨命运不公的勇气，才能赢得生命的精彩。树犹如此，人又何惧！

到过数个江南古镇，都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底蕴，但各有迷人之处。正所谓“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”。朱家角的美，黛瓦深院，亭台柳岸，长桥卧波，古木奇树，交织成的古镇风情画，让我怡然自得。

入了眼的风景，也入了心。

小广播那些事

□孙同林

“长江奔向大海，交汇出一片神奇的绿洲，希望从这里开始，冉冉如日东升……”这是如东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段开场音频。我家装有小广播的时候，这个声音每天会从里面传出三遍。

老人又称小广播为“话匣子”。小广播曾经陪伴我度过少年无数个寂寞的乡村夜晚，又和我一道迎来多少个充满希望的黎明。

小广播装在一家一户的墙上或房柱上。一只圆盘形状的黑色薄纸壳，底部有一小块圆形薄铁片，上面焊接着两个接头，一头连接在户外的进户线上，另一头接在室内插入地面的地线上。我的第一个小广播是在1968年接通的。那时候我的弟弟还小，当听到广播里发出声音的时候，他好奇地跑到喇叭后面，寻找说话的人藏在哪里，引来大家一片笑声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听广播是农家的重要生活内容。县广播站每天分早、中、晚三次广播，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“新闻和报纸摘要”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“本省各地新闻”等节目外，还自办有“如东新闻”等栏目，并担负农业科技方面知识普及和每日“天气预报”等节目；文艺节目方面包括样板戏选段和越剧、沪剧、昆剧、锡剧等等，还有评书、歌曲、相声等节目。老年人最爱听老歌老戏，对其他东西不太感兴趣。每次收听广播，祖父几乎总要给我上教育课：翻身不忘共产党，幸福不忘毛主席，吃水不忘挖井人。

早上、中午大家忙于地里的农活，没工夫听广播，人们听得最认真的是晚上的广播节目。

小广播的作用除了播送节目以外，还是农家的报时器。社员们根据广播的定时播放，确定什么时间做饭，什么时间上下工，把全天播音结束当作上床睡觉的信号。我至今记得，每天晚上当听到广播里那声“刚

才最后一响，是北京时间二十点整”的时候，父亲必是要吩咐我们，快去查看闹钟，对一下时间。广播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。

每晚21点左右，当广播里传出《国际歌》（有一段时间为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）的时候，我知道全天的播音结束了。

1976年的一天晚上，广播结束以后，我刚上床，广播忽然又吱吱啦啦响了起来，接着，传出自县里一位领导的呼叫声：“社员同志们请注意，社员同志们请注意，现在播送紧急通知，请大家赶快离开房屋，马上就要地震了！请大家赶快离开房屋，马上就要地震了！”县领导在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叫，刚睡下的人们都被惊醒了。尽管乡间对地震早有耳闻，但当真听到地震通知的时候，尤其是听到县领导的动员，一个个几乎吓傻了。

尽管乡间对地震早有耳闻，但当真听到地震通知的时候，尤其是听到县领导的动员，一个个几乎吓傻了。

父亲叫我赶紧把电灯弄亮，好从屋子里抢防震需要的物资。我才想起民间（堂屋）的电灯泡坏了，昨晚没换，便急忙找了灯泡去装，因为紧张，一时没有按上，手一松，灯泡掉到地上，啪——一声清脆的炸响，我的腿不由一软，瘫坐在地上……这成了后来许多年人们笑话我的笑料。

我钟情小广播还有一个原因，因为它是我的“引诱”让我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。当年如东县广播电台有一个“连心桥”栏目，我很爱听里面的故事，更喜欢节目主持人小园亲切而甜美的声音，听多了，我便尝试着投稿，居然在广播里听到小园播送我的文字。自此以后，我成了小广播里的常客，渐渐地，文学创作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当年我还曾为小广播写过一首小诗，有一段是这样的：

小广播有声，小广播有情，
我的耳朵里总有她的声音
或者晚上
或者清晨
每当听到我的名字
田里的麦苗
路边的青草
都跟着我兴奋
场院里的鸡
小河里的鸭
都叫了声
或是顺了我的心情。
有线小广播早已退出历史舞台，但是，小广播曾经奏鸣出时代的强音。它的身影，它的声音，它的影响力，永远镌刻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深处。

岁月物语

情感驿站

多年夫妻成闺蜜

□明前茶

龚姐依稀记得，儿子上大学之后，自己几乎每个双休日都与闺蜜聚会，只留下老万与家中的黑狗。有一次龚姐换鞋出门的时候，老万望了她一眼，说了一句玄妙的话：“我觉得你这么热衷于出门，一定是在寻找家里没有的安慰。可是你回头看看，这种安慰也许家里就有呢。”

龚姐的丈夫老万，是位技术宅。30多年前考入清华大学，是所在县的理科状元。老万给我们的印象，一直是低调质朴，吃苦耐劳的平头男形象。

龚姐当时并没有琢磨出话中深意。隔了一天她调休，干脆好好收拾了一下被老公当作书桌用的大茶桌，清洗了老万留下的砚台和茶杯，还破天荒一张张翻看老万最近正在临的帖。从墨迹中，龚姐忽然捕捉到他一本正经的外表下，那份浪漫洒脱的细腻情感。茶桌尽头，整整齐齐叠放着数摞书，都是老万最近在读的书。龚姐吃惊地发现老万的阅读领域已经这般宽广：造园、制茶、园艺、哲学、书画鉴赏、摄影技艺、国画的大写意技法……这些，都是老万在无人机设计师身份之外，对自己生活的额外设定。他的这些兴趣与追求，同事多半不会懂，生意伙伴不会懂，酒桌上的哥们不会懂，他也许本来暗自期待可以与龚姐交流，却被龚姐无情地推到她的交流圈之外。

龚姐忽然领悟到，20多年的婚姻生活，已经将老万琢磨成可以懂她心思的人，她与他的差别，不会有结婚时那么大了；而老万越深，越感觉到，可以无条件信赖的人，不会有他年轻时想象的那么多。老万之所以说了那句玄妙的话，是隐晦表达出一种期待——他希望与龚姐坐下来，像闺蜜一样深聊。

此事给龚姐的触动很大。她耳朵都热了，羞愧这么多年都忽视了老万的需求。

龚姐留在家里的时间变多了。她匀出一部分闲暇时间，与老万钻研书法，养花莳草或者各自看书。他们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：看到书中击节赞赏的一段，必要读给对方听，一同感受文字与思想之美。他们也像无话不谈的密友一样喝茶聊天，老万跟她谈工作上的烦恼，谈自家兄姐在赡养老人问题上的各种小算盘，谈自己利用年假去做志愿者的规划。老万也会谈一些琐事，比如，到哪里去找浑朴动人又价廉物美的柴烧茶碗，到哪里去找渗透、润滑性能恰到好处的宣纸，以及网上售卖的零头布，哪些用来缝制桌布或茶巾最为适宜。令龚姐超级吃惊的是，老万还用网购的零头布，自行裁缝，替她缝制了一条飘飘冉冉的灯笼裤，这样，两夫妻夜谈时，她就能毫无挂碍地盘腿而坐。

老万居然会踩缝纫机。龚姐端详了他的穿线与走针，他驾驭那网上买来的小缝纫机的娴熟程度，大为惊讶。老万说，这有什么，上世纪80年代，他就是在母亲的蝴蝶牌缝纫机的案板上，完成了中学六年的学业。“我妈不用缝纫机的时候，机身是可以折叠，收到木质的缝纫机肚子里去的。这样，缝纫机就变成了我的小书桌。所以，我对缝纫机从来就不反感。”

老万说完，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：“我怎么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你的闺蜜了？”内心深处，龚姐在捂嘴偷笑。是的，旅行、种花、夜聊、诵读、写字、裁衣，如今，一切接近风花雪月的事们都习惯跟老公做了，之前，这些事，她只习惯跟最铁的闺蜜做。可能是老万历经半世沧桑，已经学会体察女性的内心需求，达到了“何意百炼钢，化为绕指柔”的境界；也可能是孩子上大学离开之后，迫使他们反省了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反正，自从龚姐体会到，年近半百，把人间琐碎都放下的这份逍遥，或无话不谈的这份信赖，还是可以与丈夫分享的。

若是缺乏把伴侣培养成“灵魂知己”与“生活闺蜜”的自觉意识，可能就错过了一段色彩斑斓、舒心畅意的人生之秋吧。

来自陌生人的感动

□尹画

在网络上关注了一位博主，知性、温柔，烧得一手好菜。

我很喜欢看她的自拍照和美食照，让我领略到生活中的小美好。有一回，她很难得地发了篇小作文，读完，真真切切被她的善良感动了。

小作文写的是快递员与雪糕。酷暑盛夏，快递员送货上门。她见快递员满头大汗，衣服湿透，就说稍等一下。随后，她从冰箱里取了根雪糕，递给快递员。快递员满脸惊诧。她说没事没事，只是给你降降温而已。之后，每次快递员送货上门，只要是高温日，她都递给他一根雪糕。

一日，她下班归来，在小区里碰见了骑电瓶车的快递员。快递员见她手里拎着一包重物，就喊：姐，我送你回家。她推脱不要，但拗不过快递员的热心，就把手里的东西放上了电瓶车，自己快步回家。快递员帮她将重物送到了家门口。她说当时内心感激不已。

萍水相逢的两个人，因为几根雪糕而有了温情的连接。

她让我明白，雪糕不仅仅是冷的，也可以是暖的。

朋友茉莉是个优雅而怕热的姑娘。一年四季，随身包里都放着一把扇子。

一日，她出差乘飞机，去得早，坐在候机厅里休息。过了一会，隔壁座位来了一个女孩。许是赶飞机赶得太急，女孩一坐下来就拿着登机牌使劲扇啊扇，薄薄的登机牌能扇出多少风？茉莉便从包里取出扇子，递给女孩。女孩开心地接过扇子，说自己刚跑了一路实在累坏了。她给自己扇了几下，又给茉莉扇了几下，再给自己扇了几下，再给茉莉扇了几下……彼时，候机厅空调打得很快，茉莉并不觉得热，不过心里还是很高兴的。

予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小小的一个举动，就享受到陌生人送来的微风。原来，这世界并不冷漠。你善良，世界就善良。你热情，世界就热情。

三

去莫干山自驾游，我和老公特地带了一只大箱子。

当时的的想法是，车子后备箱空间不够大，担心塞不下两三只小箱子，何况我们还带了一些吃的。